

守卫者长诗

肖勤 著

一个总以为自己是的疯子，
一个捡垃圾的小哑巴，
一个盗窃了他人身份的副县长，
一个用一生守卫着被盗窃者的平凡老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肖勤
著

守卫者长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守卫者长诗 / 肖勤著. — 北京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302-1578-4

I . ①守… II . ①肖…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9288 号

守卫者长诗

SHOUWEIZHE CHANGSHI

肖 勤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578-4
定 价 32.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黄金种族	003
第二章 黑铁王国	045
第三章 青铜时代	113
第四章 守护者	153
第五章 我如此爱你	163
第六章 等你很久了	189
第七章 精灵	259
第八章 黑色乐章	273
第九章 飞翔	299
后记 谁在这里守卫	309

请允许我向你介绍这样一个特殊的犯罪嫌疑人。

这娃娃是哑巴，不能说话，但他能听见人说话，更甚至——当然，这不是我说的，是小哑巴“说”的——他能听见人心里说的话。

你不信？嗯啊，起先我也不信。

可你看看这小家伙的德行，铐着手铐还哐哐哐敲打暖气片管子，他是抗议，他是在宣布他听得见。

你最好赶紧赞同他的意见，不然派出所这几块破破烂烂的暖气片管子再敲下去就破了。

你们说我是个精神病，我暂且不和你们争论这个问题，所谓对象不同看法不同，岂不知在精神病眼里，正常人才有病呢。不过，至于你们老叫我徐警官，这个我要纠正一下，我不是警官，我也不是人。

是老鲍告诉我的，我不是什么警官，更非人类，我只是会说话的鸟。我坚信老鲍说的话，她聪明，她说什么肯定就是什么。

说起来好笑，我是鸟但我一直没学会飞，而小哑巴是人却一直不能开口说话，我和小哑巴合在一起，就是鸟人。

第一章

黄金种族



没有人管，小哑巴在他的沙岛上从来是想睡到几点起就几点起，直到那辆黑色轿车出现。

小哑巴的好瞌睡被这四个轮的黑家伙破坏了。

谁胆子这么大，居然敢每天天不亮就到沙岛来呢？小哑巴远远跟在黑家伙后面。大雾中，小哑巴看见一个高个子男人从里面钻出来，走到沙岛尽头，在一棵泡桐树下脱掉全身衣裳，白花花个身子，扑通跳进河湾里，游半晌，又赤条条爬上岸，穿好衣服，在半明半暗的晨光中一声不吭地钻进他的车，离开沙岛。

愣是个白无常咯？小哑巴想着，没惹他，敢到沙岛来的人总归是有点邪门的，既然形势不明，摆精灵点咯，莫惹的好。但这口气不顺，想了一上午，最后对着孟河作了三个揖——孟河里的婆，求你收了他，这岛是我的，他刺啦啦大摇大摆就来了，你替我收了他咯。

作完揖小哑巴心头那点不快就消了，仿佛孟河里的婆已经收了他看不惯的那个人。

六十万人的真如县城，老的小的都忌讳沙岛，莫说进沙岛，就连话题里避不过非得要提到沙岛，都只是心照不宣地说——那个地方。

这真是一个对人们来说很“那”的地方，“那”到连吸白粉吹糊糊的捣天儿娃子都不敢来。

沙岛一直是两个人的地盘——小哑巴、老女人。除了两个人，就是一百多座坟。这些坟和其他地方的坟不一样，它们没有碑，没有碑的坟就相当于没有身份证的野鬼，是不好惹的，坟地间荒草丛生，寒气森森，风吹过，似是夜间游鬼街坊互往串门，这样的地方，就算大白天丢个胆大的进去，保管也是火烧屁股一样青着脸跑出来。

小哑巴不怕，就算有鬼，一起生活了五年，小哑巴和他们也已经是熟人了，敢揪鼻子敢摸耳朵。

真如人怕沙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沙岛上这一百多座坟头，是真如人自己造下的孽。

偶尔有老人提起那场惊心动魄的烟火架踩踏事件，通常都是以置身事外的语调向年轻人叙述那场巨大的灾难，只不过他们越想撇清，陈述起来越是面如死灰——

整个真如县老城墙外面都挂满了高高的引魂幡，密密麻麻，白色、黄色、墨蓝色……那年风大，真如城的冬天一向风就大，那些年辰更大……风把引魂幡吹得噼噼啪啪响，那声音从天空密密实地压下来，压得整个真如县城都喘不过气来……

烟火架事件以后，城西荒无人烟的沙岛新添了一百一十三座坟头，也是密密麻麻。堆完这一百多座坟头，专门替死刑犯收尸的鬼老九着实病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的大半辈子动不动就犯游神，明明坐在那里跟人喝酒打骂，平白无故停下来，杵在那里脸色乌青乌青，双眼发愣，半天挤不出一句囫囵话。曾经鬼老九帮孝家料理，最喜欢的就是热腾腾的猪血旺，那事以后，鬼老九一见杀猪匠提刀捅猪就躲，怕看到血。

鬼老九说不是他胆小，也不是鬼上身，是场面太惨咯，他打听过那么多被枪毙的尸体，有的一颗“花生米”没打死，补上七八枪，后脑壳看上去只有几个洞洞，正面翻开看全是血糊淋拉的大窟窿，可他拨拉来拨拉去从不害怕。但是，埋在沙岛上的那些尸体简直不是尸体，顶多就是一堆堆肉，被踩得面目全非且死不瞑目的身体，那些肉要么以难以置信的弧度扭曲着，要么以难以想象的恐怖形态掉着筋裂着骨渗着血。

鬼老九没老婆，按真如的风俗，鬼师是阴人，不能娶阳人，注定了一辈子光棍，奈何阴人也是俗人，鬼老九盼媳妇盼到偷嫖抢拐的心思都动过几百回，谁料得沙岛一回来就怂了，再漂亮的大姑娘小媳妇都没兴致。

莫奈何。

生前再好看的白瓷身，死了也是一堆臭腐肉。

这话鬼老九每说一次，都要情不自禁地吐上半天唾沫。骂，狗日的真如，格个鬼地方。

三

鬼老九说得对也说得不对，真如在八十年代末，莫格隧道没打通以前的确是个鬼地方，遮天盖云的莫格山、汹涌奔腾的吼勒江如同南北两道符咒，将真如整整困了六百年。

直到八十年代末的某一天，修了两年半的莫格隧道终于被打通。第一辆货车披红戴彩开进真如，仿佛开进了一台时光机器，它将一直被隔在花花世界之外的朴素寂静的真如一瞬间推到了宽阔明亮车水马龙的国道线面前。一夜之间，真如穿越了六百年光景，一张张蒙昧的、简单的、朴白的面孔被新时代生机勃勃的阳光所照耀，沐浴上了改革开放的春风。

这春风吹得迅猛绵密悠长，把埋在真如地下几亿年的煤矿也吹发了芽暖开了花——天堑变通途，那些曾经随处可见的煤矿一下子变成了真金白银。

喇叭一响、黄金万两。一队队狂飙穿越莫格山的货车如同发情的野马，兴奋地开进真如，然后载着笨重粗黑的煤离开，扔下一叠叠新

得割手的票子，真如人捧在胸口，所有的心肝都快活得要爆炸。

发了。格山都不是山了，成了洞，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煤洞，有本钱的开大矿厂，没本钱的拾掇几把锄头几个筐钻鸡窝矿。三年时间，真如县十万亩林场看着看着就没了，林业厅来人也没法治——那是几十万人一起在发疯，都在挖都在砍，格爷你到哪里找那么大的监狱关人去？

人管不了人，守山神庙的陈老怪只好跟神说叨，每年春天陈老怪都给树挂丧，可早上才白花花挂一坡岭，不到半晌就全成了黑布条子。

看看，树给恹死了，接下来就是人。陈老怪伤心失意地唱拿摩——

地上香火啊，
天上如来咯，
在缠真如咯、没有心肝。
真如没有心肝啊，
你看他们，地上没有香火咯，
天上不见如来。

唱你妈的怪。挖矿人看到他就老远吐口水，大声武气地故意骂给他听，呸，五保五保，断了香火没人保，格爷挖个煤砍个树，关你个卵事，格操不了后人的心，你操先人的心。

一日，庙里不见了陈老怪，人找来找去，在山半腰一处坍塌的

鸡窝矿寻到半截身子，看那身形，是救人的架势。来看热闹的人前脚叹息可惜了，后脚便兴冲冲转身奔走相告——格狗日的，陈老怪终于死了，死了利索，耳朵都让他念起茧了。

真如真的没有了心肝。

真如也真的没有了香火。

但真如的烟火旺了。

世人都知道山旮旯里头有个刚通国道线的小县城，叫真如，那里的煤多得一跤摔地上嘴啃的都是，那里的人钱多得点烟烧。

你拿来点烟烧不如我帮你烧，镭射厅、夜店、游戏机房、烫发店、音响店，我给你冒泡一样整出来，人省城都没有的新鲜玩意，我让你真如有，有了你就有地方烧了。你发你的财，我发我的财，我们一起发财。

省委书记曾经到真如转过一圈，大山腹地里藏匿的繁华还真把老大吓了一跳，他拿纸擦着两个黑乎乎的鼻孔，喷出两口黑灰，意味深长地笑，呵呵，真如非真如，无我见真如，此处非真如，活脱脱西南小香港。

真如人听不懂书记前头那些深奥的话，怔怔呆呆挤挤攘攘围着，直到听到小香港三个字，陡然脖子往后一仰，笑得大牙都黑了。

老话怎说的？福兮祸之所伏。正当真如人坐着直升机奔小康的时候，老天爷不乐意了。一场烟火架事件把真如人从天上炸回地上，着实吓蒙了好一段时间，就像一个个快活肆意得都已经忘记了仁义道德的莽撞少年，突然被隐匿在晴空苍天深处的一记霹雳劈

中，差点还不了阳。

在那个时间段里，突然发迹、蛮野嘚瑟的真如县成了悲伤、抑郁、神经质的真如。

毕竟死了那么多人，都是自己的父母、子女、老婆或老汉。

自从鬼老九埋完人从岛上出来后，真如县城的人没一个再进过沙岛。坟茔们寂寞地杵在岛上，没有人来为他们烧香点烛超度——活着的真如人打死也不想再去面对那血腥恐怖的一夜。

住在沙岛滩头的拾荒女人便在这时候体现出了她人生唯一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鬼老九记得很清楚，那天天气很暖和，金色的阳光洒在白花花的芦苇花上，亮瞎了人眼，若不是因为一具具扭曲变形可怕恐怖的尸体，这样的天气，揪上隔壁杀猪匠家那个爱尖叫的女人在芦苇丛里打打滚，简直是世间最快活的事。杀猪匠的女人像个充气娃娃，你一按她她就吱哇乱叫，按一下叫一下，按两下叫两下，搞得鬼老九每回按她都又兴奋又害怕。

鬼老九眼前的芦苇丛里也有个女人，瘦骨嶙峋，头发又乱又长，像顶着一窝茅草，女人不知在哪里偷了火酒，喝得烂醉如泥，四仰八叉地躺在草窝里呼呼大睡。

起开。鬼老九踢她一脚，埋人呢，你个活人给死人腾个地咯。

女人醉醺醺打了个滚，腾出一块地来让鬼老九挖坑。

埋了一个，鬼老九又踢她，再起开。

女人又打个滚。

女人从这个草窝滚到那个草窝，从早上滚到天黑，鬼老九还没埋完人。

月亮挂梢了，沙岛上渐渐笼满了河雾，寒意逼上鬼老九的背脊，慌得鬼老九直冒冷汗，手忙脚乱拼了命地干，刚填平最后一座坟，也不知女人何时醒了来，蓬头垢面地从侧旁刚白花撒了冥王钱的坟堆后面冒出来，抱着大坟头一声大叫，哎呀，馒头。

鬼老九吓得半死，撒腿就跑，鬼师帽子丢了也顾不上捡。

第二天女人酒醒来，发现“馒头”是坟堆，不干了，提着鬼老九丢下的鬼师帽满真如城转，顶着个破锣嗓子在大街上嚷嚷——欺你嘎婆！自古来仙住仙家佛住佛堂咯，有钱人睡楼房，叫花子地当床，我不抢你的，你倒来抢我的。沙岛是我叫花子的地盘哪，哪个在叫花子地盘上埋的坟哪个站出来说话，不然明天我他妈就平了它咯。

泼皮了两天，陆续有人从巷口挂着白幡的人家走出来了，老远站定，捂着鼻子扔给她一沓钱，说，帮个忙，这钱给你看坟，年年不少你。女人见了钱自然不骂了，把鬼师帽往天上一丢说，哎呀，那个啥子，四海之内皆兄弟。

这话哪里学来的、什么意思，女人不甚明白，只觉得放在这里再合适不过。

人们也觉得这个女人住沙岛再合适不过了。看她那个长相，披头散发青皮寡脸，凹额细眼长下巴，不是牛头就是马面，真正是鬼见了都愁的货，恐怕也只有她能降住那些个断腿断手的冤魂。

格鬼见愁女人是真仗义，清明、重阳、死忌，都能看到她在县

城专卖殡葬用品的花纺街买香纸烛，结结实实夯紧了，沉甸甸背一大筐回沙岛。

难怪女人仗义，女人对这些坟是有感情的——活了几十年，没人当她是个人，想不到托这堆零骨散肉的福，竟然有了“工作”。

一百多座坟，要烧完纸钱总得一整天工夫，女人不识字，但聊斋听过不少，晓得鬼有鬼道，人有人义。每年拿到手的钱，实打实花掉七成买纸钱，只留三成打酒买猪头肉，绝不多扣一成。这样下来女人能到手的钱其实也不算多，但女人知足，年三十的时候，女人早早给坟们点了香烛烧了纸送了钱，傍晚顶着风雪，裹上件到处露棉絮的破棉衣往县城里走一遭，随便找一家坟主，在房门外告诉，喂，烟火架家的，纸烧了，香烧了，格烛还亮着呢。

门打开，和着热腾腾的饭菜香与嬉笑声，挤出个人来，手里端着一盘香肠或酥肉，一声不吭倒在女人准备好的破瓷碗里。女人再告诉一家，这回不要饭菜了，点明要二两苞谷烧，便心满意足地顶着风雪回来。钻进用破木板、散竹篾、塑料布搭起来的窝棚，一个人边抿酒边吃几片肉，顿一顿，扯起嗓子唱一曲《想冤家》，再抿一口酒，唱《妹子娇》，妹子生得嫩又娇，胸前鼓起两个包，哪时落到哥手里，只见肿来不见消。唱着唱着女人怪不好意思且猥亵不端地冲自己嘿嘿笑两声，再喝上半碗苞谷烧，就算是过了节。

女人独人独影一人过了小二十年，不承想四十九岁那年春上落尾雪的时候，居然在路旁的垃圾坑里捡到个冻僵的哑巴娃，把个女人兴奋得只差往娃儿嘴里塞奶头。

这是什么事嘛，这是什么事嘛，格老汉都没找，当上妈了。女